

## “三余”与“三味”

□临泉二中 许世宏

暑假伊始，我从书架抽出《魏略》，续阅余剩。书中东汉儒宗董遇“三余”的故事，给了我很大的启迪。

董遇性格木讷，喜爱读书。兄弟二人靠上山打柴维持生活，每次上山打柴他都带着书，趁歇息时阅读，哥哥嘲笑他，但他始终没有“悔改”，且笔耕不辍，研读《老子》，为其作训注；攻读《左传》，将心得写成《朱墨别异》。他学问很大，后做皇帝侍读。有人从其学，不肯教，说：“必当先，读百遍。”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。”求教者曰：“苦渴无日（苦于没有时间读书）。”董遇答曰：“当以‘三余’。”又问何谓“三余”？曰：“冬者岁之余，夜者日之余，阴雨者时之余也。”冬天农活少，是一年中的剩余时间，可以读书；夜晚不易干活，是一天中的剩余时间，可以读书；下雨的日子无法干活，是平时的多余时间，也可以读书。故事告诉我们：要趁闲暇读书，切莫虚掷光阴。

如今，年轻人踏上工作岗位，需要挣钱买房买车，养家糊口，时间被工作无情地剥夺，读书只能靠零星的业余时间。与其它行业相比，教育工作者读书时间相对多些。暑假就是教师读书的大好时光，可以畅游经史子集，纵情文学名著。笔者也是教师，酷爱读书，每逢假期手不释卷，品读“三味”，乐此不疲。

何谓“三味”？说法不一，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：“读经味如稻粱，读史味如肴饌，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。”古代学者用一组精彩的比喻，通俗形象地阐述了读经史子集的感受。阅读经书犹如吃稻米，是食之本；阅读史书犹如吃美味佳肴，回味无穷；阅读诸子百家的书如同品味酱醋，五味杂陈。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“源”，之后的都是“流”，弄清“源”与“流”的关系，读书的方向就明确了，重点也就清楚了。

上述说的“经”，就是“四书五经”。不读四书五经，搞文学创作一如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仅就语言而论，唯有沈浸浓郁，含英咀华，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。”方能满腹经纶，具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，加上感悟人生，洞察社会，才可能写出文气郁郁，耐读耐品的作品。拿现代作家“鲁郭茅巴老曹”来说吧，他们的作品语言典雅细腻，文采斐然，意蕴深厚。究其原因，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，文言功底深厚，古人云：“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学生诵读古文，尤其古典诗词，对提高人文素养大有裨益。长期诵读，化而育之，文学素养“不见其增，日有所长”。有人说：“古文等于半门外语。”毛泽东说：“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，非下苦功不可。”学习语言要有吃苦精神，背诵是苦活，万不可投机取巧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会无功而返。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要求：“中学生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。”乍一看要求较低，实则很高。高考“人物传记”遍布班（固）马（司马迁）诸家，古典诗词涉及唐宋诸朝。文言文试题考查断句、文化常识及文句翻译。古诗词题要求理解诗词内容、把握诗词的主旨与表达技巧。倘若考生没有扎实的古文功底，是很难取得好成绩的。常言道：“要给学生一碗水，老师必须有一缸水。”作为语文教师，必须有扎实的文言根基。如何夯实文言基础呢？必须“口不绝吟于文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。”博览坟籍，丰实记忆的仓廩。不然，谈何“学高为师”。须知，学生尊重老师，尊重的是老师的知识，不是地位，不是年龄，更不是颜值。

教师每年都有寒暑假，拥有得天独厚的阅读条件，尤其暑假，时间长达月余。阅读对一个教师而言，是提高文学素养的最好方法，是备课的最好手段，对提高教学质量有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有位专家曾说：“一个人会读书，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”而笔者再补充几句：一个教师会读书，可以改变一群孩子的命运；一群教师会读书，可以改变一个学校的命运；千千万万教师会读书，可以改变国家乃至民族的命运。

时值暑假，天气炎热，作为教师“无案牍之劳形”，心静天自凉。同仁们不妨跟孔子周游一次列国，陪庄周到濮水垂钓一番，同杜甫把酒论诗，都不失为一种诗意佳境。倘能如此，必能陶冶性情，技艺倍增！

## 黄梅时节家家雨

□枞阳县钱铺中学 左克友

一入梅，雨就像吃了兴奋剂，缠绵绵、黏黏的、哗啦啦，一下就是几十天，丝毫没有喘口气的意思。太阳刚露出失色的脸，以为会放晴，不料，刚一转身，豆大的雨点又在半空中横砸过来，砸得人惊慌失措，四处逃窜。

有些人，是不太关心雨大雨小、雨丰雨寡的。但梅雨来的早或迟，雨期的长和短都会影响庄稼收成，因而在儿时的乡下，梅雨季节总是牵动着从土里刨食的农民的每一根神经。

一入梅，雨见到梅子半生不熟的青葱模样，一见钟情似的就亢奋起来，一下就下个痛快，好

像炫富似地把积蓄的能量一古脑儿发泄出来，在天地间不时扯起左一道右一幕的雨帘。天苦着脸，乌云东一片，西一堆，时而分开，时而聚拢，不时地挤出或大或小，或细或粗，或长或短的水滴，分不清，理还乱，颇让人心生惆怅之感来。

被子是潮的，衣服是潮的，墙壁是潮的，地面是潮的，连人心也是潮得长出毫毛。空气湿漉漉的，抓一把能挤出水来，但潮湿的心情是专属于大人的，小孩子见到这绵绵不绝的雨，听到这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，这大概与连绵雨天小孩子可以免除打猪草、放牛的差役有关吧。

黄梅季节的小雨像个淑女，温情脉脉。如丝如缕的雨丝，像白色的纱线，不紧不慢地扯着，无声无响地落在树上，禾苗上，屋顶上，河面上。倘若下在夜阑人静时分，细雨温柔地拍在瓦片上，树叶上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如春蚕嚼叶，窸窣窸窣，似首催眠曲，让人在雨点的伴奏下甜美进入梦乡。

中雨呢，十足的彬彬有礼的绅士，不愠不热，不疏不密，不大不小。不急不缓的雨点敲打瓦片上，发出脆脆的叮咚声，似一把小锤优雅地敲打着乐器。低凹的水凼，雨点在不大的水面不断变换了的节奏，弹起稍纵即逝的水花。中雨最懂事，它见到草儿、苗儿喝足了水，看看田里的水漫过田埂，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，便有意躲起来，好让庄稼人得空去到田畈里看看庄稼倒伏了没有。

最可怕的是暴雨，在风兄云弟的怂恿下，像一头饥饿的猛兽在田野上横冲直撞，滂沱如注，不可一世。风裹着雨，吹折树枝，淹没禾苗，冲毁路基，让畈田变成汪洋泽国。天黑着脸，撕开道道大口子，风借雨势，雨助风威。豆大的雨点歇斯底里砸着，拍打着窗户，发出机关枪扫射似的声音；击打在瓦片上，噼里啪啦的声音像竹筒里倒豆子，大雨点如撒气似的砸下来，风声、雨声和雷声隐没了鸟声、人声，让人噤若寒蝉，呆在屋内，不敢出来。不消片刻，屋顶上的雨水顺着瓦沟倾泻，形成一道道缩微的瀑布，构成一个雨帘，将屋内屋外隔成了两个不同天地。站在屋内向山岚望去，一大片白雾飘过来，飘过去，漫下来，缩上去，氤氲于山间。

连续的暴雨引起山洪暴发，浑浊的浪涛像一匹匹野马在涧沟里横冲直撞，发出雷鸣般响声，响遏行云，震得人胆战心惊：要是冲毁堤坝，毁掉稻田，那一年的辛苦可就白费了。

我不知道，这缠人的梅雨，文人们为何特别钟爱？农民们可不关心这些，他们不会像文人墨客一样触景生情，抒怀咏志。他们关心的是田里庄稼，关注的是沉旧的老屋能否经得住这梅雨的浸泡。

小时候，梅雨季节是父亲最担心的季节。每当暴雨如注闹得不可开交时，父亲在家里坐立不安，局促于不大的屋内，走来走去，不时地走到门口望一望白雾般的雨幕唉声叹气。我们知道他是担心洪水糟蹋了庄稼。只要雨稍微变小，他便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肩扛铁锹冲进雨帘，冲向田野。只要庄稼地还好，父亲便笑呵呵地回家，有时还变戏法似的拎着一两条四五斤重的鲢鱼。我们欢呼雀跃起来，在清汤寡水的日子，走水的鲢鱼是打牙祭的最好食材。

最烦人的是屋顶漏水。年久失修的小瓦禁不住暴雨的冲击，松动脱落。最怕的半夜突下大雨，屋外雨声如雷，屋内小雨不停。大人们连忙高叫起来：快起来，接漏。于是家里面能盛水的便都派上用场。脸盆、木桶、瓦罐、雨伞，塑料布都各就其位，各司其职，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。

好在，梅雨有时会体谅种田人的，它知道什么时候该鸣金收兵。

遇见清然居

□桐城市第八中学 魏海霞

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所有的旅程都有领悟，所有的付出都有馈赠。在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四小时来到潜山清然居之后，更深有领悟。

这是一组现代中式元素与古典风格相结合的独门独院。左边两层小楼，右侧是独立的三层楼，甚是典雅。中国传统的门楼，门额上“清然居”三个行楷字体飘逸潇洒。青砖黛瓦，飞檐斗角，在雨后格外清丽。

推开厚重木门，便是一面照壁。中国传统审美讲究含蓄蕴藉，院中美景切不可一览无余。正如美女出场尚且犹抱琵琶半遮面，那一方照壁便是埋下一个伏笔，留下一点悬念。转过照壁，几架秋千瞬间吸引我的眼，同行的小可爱更是直奔秋千，悠悠晃晃起来，清风自生，一路的困倦被一扫而空。

照壁左边是由磨盘、石槽和陶罐等构建而成的水榭。流水潺潺，一对大白鹅引吭高歌，水中游鱼直视无碍，倏忽而逝。旁边是农具长廊，熟悉的乡土气息迎面扑来。照壁右转，是一方嵌满瓷器的文化墙。有瓷盘、瓷罐、花瓶、茶壶、酒壶，有白色、天青色、青花、宝蓝、褐色，形态各异，颜色不同。这些瓷器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代来到清然居便安定下来，而且都是完整无缺的，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啊。这么多的瓷器能集中在这一面墙上，可见主人收藏的用心和布置的匠心。

后方两层小楼，楼内是餐厅，火锅已在袅袅冒着热气，香味丝丝缕缕，牵引着旅人的脚步。厨房里，火苗热烈地拥抱锅底，油锅滋滋地响，是人间至味的絮语呢喃，雾气蒸腾，是爱的热情弥漫，木柱廊檐，花格木窗，红红的灯笼，让人瞬间恍惚，是回家了吧？

新朋旧友，推杯换盏，酒酣耳热，初见亦如重逢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暮色四合，倦鸟归林，华灯初放。小院中更添一番韵味。有三三两两的游客端着酒杯站在院中相谈甚欢，有端着饭碗来到院中，天上弯月如钩，繁星点点，你有多久没看过天上的繁星？有多久没有就着月光下饭？有多久没感受自然的凉风习习？你有多久没卸下满心的疲惫？夜色如水，虫鸣唧唧，人生海海，不过尔尔。

二楼大厅内桌案、屏风、博古架、茶台一应俱全，古色古香。瓷器、书画、玉器、民俗杂物等，主人的收藏门类俱全。在此可品茶，赏古器，亦可赋诗作画，讨得浮生半日闲。客房里，现代中式风格实木家具，墙上名家字画。家庭房，风景房，商务房，每间各有特色。这里不只是简单的几间房，二两清风，三分岁月，也是安放美的殿堂。清然居的主人叫韩满根，少时家贫，四处打拼，后定居于张家港。他自幼酷爱中国传统文化，尤喜收藏，家中藏品堆积如山。2011年，他毅然回乡创业，投资千万余元，耗时一年半，打造独门独院的“清然居”，得以安放一生的藏品与灵魂。

清然居门口便是潜河，当地人叫它西河。苏东坡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李公麟他们皆缘潜水而来，登临天柱，吟诗作赋。站在清然居三楼的石亭，只见潜河两岸树木婆娑，灯光旖旎。月光朗照下，潜河如娇羞的新娘婀娜多姿，顾盼生辉。过石亭，便是茅屋别院。门上红彤彤的对联，喜庆而温馨。清然居的诗意画卷里有着浓浓的烟火气，以沉静温馨惬意深深抚慰凡夫之心。

水无心而婉转，山有色而环围，穷幽深而不尽，坐石上以忘归。在茅屋别院，可凭一场盛大的日落，作别人生跋涉的无奈和疲惫。避开卧室屋顶上精致吊灯的绚烂夺目，一场梦便在星河皓月下浮起。抛掉所有烦恼，酣畅淋漓地放松一次，赴一场心之所向的相约！直到晨光熹微，被清脆的鸟鸣轻轻唤醒，迷蒙中寻找雕花屋檐上岁月和风雨的痕迹，感受从木格花窗透进来的清风凉，满庭芳，听着屋外软糯的黄梅腔，心静身轻。